

道園學古錄

二

鄭子知
知子知

PDF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一

歸田彙十五

雍虞集伯生

碑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如指諸掌矣是故臣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躄爲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爲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比逾淮汴以達于京師扼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輿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大勲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自此

而相 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
多地歲月之久問閭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
昔之遺感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
集之嘗承之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 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
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書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
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後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
章之得民心久矣問關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
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表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
實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不可辭矣乃作而言曰昔我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禁近有以經學定訐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闡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欽妙用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朞月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

治女姦惡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護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年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築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使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舟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

聖皇碩謨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莫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匪亟未鳥几几

盜在海壖勞我師于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
寇丞轄賓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
以懷遠人鄙夫啓馭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叩叩如
圭如璋春日載陽容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

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吏不我違自我不違嗟
彼耆耄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宣載歌載誼惠及我私
毋以公歸

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吉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三年邑之君子
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
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
夫諳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二寶仕邑

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著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既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并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常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三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分計之

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辭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溉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壘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患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

平粟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
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粟之民忘其憂頗得其息若干會盜
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
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妄舍資糧屣履酒箴醫藥迎勞將
送取具於平粟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
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闕
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
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
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憂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
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備而徂利僞造者
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
衽利刃以拒逮大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
不測之憂幾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至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奠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屍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僧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殺人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己也童德誣告呂十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什百爲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

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使者適朝廷
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爲文書
薦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
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檄君權推官多
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
安君以某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
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
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
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茸署君爲郡判官以綏撫
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
久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敦歷臺省寬大
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

天曆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爲空起公爲西行臺中丞拯
其民如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損館陝人至于
今思慕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
矣其同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
君之行事爲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 朝廷舉一而勸百
則才賢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 國家之福哉乃爲取
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
詞曰

俵張我民孰父母予胥矣富人窶貧已瘡歸視其家朝不謀
夕歎盈倍徒蹙蹙同役君來顧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
鑿精分田書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
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藹藹有詢寃來虛受先民之勞
或飫之酒姦軌沮藏外絕不虞析因隳夷養恬舒舒窮山深

原振瑞哉哉征呼之卒無所隳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斬君父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惠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婦謹畏自持執勞而疲亦無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繫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栢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更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脩

崇仁縣顯應廟沖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顛峻而並鏡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灾害之禱無不通焉蓋巴之望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東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令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擢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桂

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
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
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迂
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
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
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
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
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
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間巴山至縣所從入也
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
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
蕃爲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譴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
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

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
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
山川名山曰巴懼民父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
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
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
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
縣有漢光祿大夫樂稼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
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寔具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淮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
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二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樂巴廟曰顯
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其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

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郵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蠶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以興簿至祠下悃悃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祚於門應駭奔不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釂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與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稼章胡天祥伐

石於城北使數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
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累心欣感淵乃周覽祠
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
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
三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
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
近最爲沾溼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爲已任齋戒兼旬而
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虔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
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
得雨而後止爲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夫
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爲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丘作神朱紱赤
烏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壤我識其來嘗與